

三國志

吳

冊五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

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

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

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

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

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

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

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

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

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

學書疏  
講兵事

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  
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  
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實有寇難之  
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  
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  
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  
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  
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  
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  
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  
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  
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

陽都尉抑疆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

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

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

人所不得不知其蓋也置厠牀中蓋自疆以一聲呼韓

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

生得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

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

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

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

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

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

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蓋形四時祠祭及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

為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

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

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

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

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

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

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

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

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

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

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

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

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  
詔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  
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  
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  
近殺牛飲酒敵  
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  
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  
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  
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  
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  
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  
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  
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  
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

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

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疆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



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  
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  
自衛不能干人意尙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  
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  
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  
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  
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  
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  
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  
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  
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

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

幼平獅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獅以骨肉之恩委獅以兵馬

之重乎獅吳之功臣孤當與獅同榮辱等休戚威平

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己常所用御憤

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於是盛等乃伏後權

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

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

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

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

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

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

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

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

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

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

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

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

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

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

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

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

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

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

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

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

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  
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  
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  
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  
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  
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  
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  
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  
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  
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  
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闔大繼繫石爲碇  
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  
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

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  
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  
之會斷繼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  
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  
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  
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  
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

計據補蜀郡丞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

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鈴聲即

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

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

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

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僅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習軍事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罷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客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其意日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幾何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鄉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竝乏左右  
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  
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  
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權深納之張昭時在位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  
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  
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  
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  
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  
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

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

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

不直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磨下今飛罪

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

致之若不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

之尚必不走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

之救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  
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  
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  
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  
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  
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  
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  
往對之保羽聞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禽肅  
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  
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  
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  
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

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  
營權特賜米酒眾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  
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  
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  
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  
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

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眾

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

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

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

足相敵也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寧雖兪猛好殺然開

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  
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

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規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

之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

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

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

遂徙屯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

不卽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

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

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

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

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

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

蒙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

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  
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徙會稽  
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  
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  
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  
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  
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  
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  
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  
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  
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舩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舩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

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  
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  
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  
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  
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其權遂留統於舟盡  
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

死得不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

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  
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  
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  
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  
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  
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  
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

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  
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  
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  
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  
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  
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  
周泰之夷殂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  
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  
能屈彊荆吳儕儗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  
於大者遠者是以前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  
經略之綱瑛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  
功可大豈委瑛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  
有可觀者焉致遠  
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  
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  
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  
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



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  
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  
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  
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  
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  
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  
貞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  
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  
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  
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  
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  
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  
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

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數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黃武中卒子楷襲爵

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

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  
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  
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  
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  
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  
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  
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  
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  
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  
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  
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竝會  
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  
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

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  
適畢伺水長當下尙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  
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  
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  
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  
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  
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  
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  
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搃旗  
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  
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  
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

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  
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  
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  
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  
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  
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  
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  
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彀之言  
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  
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  
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  
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  
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

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  
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  
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  
乎

吳志卷十

吳志卷十考證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四疑作匹

韓當為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分疑

作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自及元本作及己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臣明楷按孫策

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

疑有誤

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疑作黜賊

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衛權○監本訛作奮激沒身今

改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

也○威平疑作劾平周泰字也

陳武收考極毒惟死無辭○惟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毛本作

三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



俱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為王也

遂授寧兵屯當口注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

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訛

作若走云何今改正

涉水即是我禽○元本作即為我禽

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毛本作即起拜持

酒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一銀盃多次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楯

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

監本訛作踳璣臣龍官按踳音窩訓折足也於璣

義無涉當作委璣今改正

徐盛射遂絕迹不復為寇○元本作不敢為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訛作功夫

今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圍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

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圍之

作魏人圍之

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吳志卷十考證

珍做宋版印

吳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朱治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

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

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

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

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

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

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

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

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

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教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

往見賁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董卓聲冠中夏義士

壯之計逆漢朝刻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

時生故表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

冠英室為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

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

遠布腹心無以加也必克天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

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元良用無然今曹公阻兵傾覆

漢室幼帝流離百姓虛道確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

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

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

失機毫釐差以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

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

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

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  
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  
陽深地頻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

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

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

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

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

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

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

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

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

又學兵法名聲始

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

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

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

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

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

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

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

臣松

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

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

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

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

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

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

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

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

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

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

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卻退郃據州

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



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  
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宴如  
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  
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  
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  
覺然治戮泰尙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  
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  
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  
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  
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  
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  
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  
烏五年征相中

襄陽記曰相音如租稅之租相中在  
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

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隔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

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

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

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

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

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竝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

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

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

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

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

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

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

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  
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  
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  
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  
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  
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  
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  
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  
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  
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  
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  
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

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西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

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  
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  
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  
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  
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  
棋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  
猶有不整者範願斂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  
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  
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士而託  
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無一事不  
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  
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  
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  
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疆族嚴白虎  
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  
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  
封丘南入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懼  
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

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  
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術  
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

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  
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  
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  
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  
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  
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  
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  
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  
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  
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  
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  
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

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

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

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

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

乃於治哉告者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

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

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

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

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

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

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

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數魯子

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

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數過實

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

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

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

吳志卷十一 七 中華書局聚



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  
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  
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  
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  
服乃

范長子先卒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范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  
軍事范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  
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  
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  
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  
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  
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  
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  
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

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  
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  
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  
曰耻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  
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  
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  
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  
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  
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  
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  
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

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  
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  
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  
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  
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  
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  
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  
不自來尙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  
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  
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  
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泰等後拒桓部  
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

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  
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  
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  
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  
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  
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  
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  
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  
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  
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  
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  
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  
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

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  
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  
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  
渡因追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  
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  
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  
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  
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  
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  
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  
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

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而  
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

况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

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尙

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

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

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

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

權大虎鬚也桓性護前耻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

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

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

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

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

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

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驟襲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鶻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簞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擗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

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

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

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

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

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

乃拉殺之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

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

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

遇之時殊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宋本作名

績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

還吳遷都督注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臣明楷按曰稱疑作自稱上文

呂範欲覲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時冊府作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作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

溪兵○監本訛作七十里間臣龍官按此當作問

言仁揚聲攻羨溪實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

軍音問也今改正

朱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監本訛作愴

臣龍官按擒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擒言其  
狡擒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臣浩按侯子  
二字不可曉疑作僕子此朱異晉元遜之辭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吳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虞翻子汎 忠陸績 張温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

者不遇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

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

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

惑王方平訊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

安所投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使翻別傳曰朗

乎乃止吳志卷十二 中華書局聚

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

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明至

侯官朗遣翻還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翻既歸策

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

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

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

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

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

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

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

令策曰悉行逐賊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

有驚急馬不及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

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無馬柰何答曰

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道得無鼓吏策

取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

曰華子魚自有名鼓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  
若宣謂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禱葛巾與敵  
相見謂孤歎曰不鄙郡又曰豫章資糧多討逆器鄙郡故王  
府君果歎曰與鄙郡又曰豫章資糧多討逆器鄙郡故王  
民勇果歎曰與鄙郡又曰豫章資糧多討逆器鄙郡故王  
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州資糧已親見南足不鄙郡亦  
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丘僕便還去明遣吏日中  
計悔無及也與君辭矣翻既去散明旦出城遣吏日中  
迎檄不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大賞謂翻  
策孤昔再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大賞謂翻  
曰孤昔再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大賞謂翻  
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博學問洽聞語前欲令卿有所不  
及耳孤意猶謂未耳但恨博學問洽聞語前欲令卿有所不  
許交綱不朝士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子綱  
恐人綱不朝士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子綱  
示人綱不朝士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子綱  
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佐故前以功曹為王華  
何守會稽耳後三日抗猛銳之鋒郡臣非所能畝之為王華  
實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郡臣非所能畝之為王華  
王此言非也然王公傳述華逆請服寔由孫策孰與起  
名微衆寡故力能舉兵豈用武勝哉策後威若使易盛勢  
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武勝哉策後威若使易盛勢  
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海內所宗雖謂東垂常懷瞻仰  
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謂東垂常懷瞻仰

會稽對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

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

異用兵之奇敵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散遣

說有策二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竝欲出赴喪

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

將高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

宜在孝廉翻說已與一郡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

此二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高退臣松之案後

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

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路欲翻與少府孔融書并

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

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

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蹟窮通

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  
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  
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  
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  
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  
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  
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  
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  
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旣敗權使翻筮  
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  
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  
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  
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



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

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

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

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爲

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

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數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

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尙

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

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  
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

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  
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  
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  
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  
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  
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久也權積怒非一遂  
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

傳曰權卽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

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

命輕雀鼠性輻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

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

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

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

不勝悲慕逸豫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翻陽是傳曰伏翻初立易注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

光少治孟氏通神明以類萬物與令成祖父故其業至臣

祖有鳳書為之最密臣先考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

雖有秘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

六爻撓其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

俗義有矣當實臣受命應當知就其所覽孔子曰乾元離

九而致麟鳳之道南面蓋取諸離惟斯不罪戾翻又宜協

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

得逆注有愈俗孔子至靈之際穎川荀誥號為知易臣

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恠

孔子曰陽宋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復不其北

難以辨世上又孔鄭玄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公制

後禮義有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之王執璫古月似

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柳言北柳同字而此  
困憑凡洸頽為濯以爲澣衣成事洸字虛更作濯以  
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  
爲味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  
之類誠可惟也謂之職曰天子執璫以朝諸侯謂之  
酒杯天子類面謂之入職曰天子執璫以朝諸侯謂之  
酒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  
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焉宜命學官定此  
就不作銅字詁訓後而奮乎百世雖皆不得猶愈於  
此不奏正行乎學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  
或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  
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帛客使天下人一知己者足以  
不恨以典籍自慰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  
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  
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  
謂翻言爲然故劉留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  
爲日辰卯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  
荀別名荀爽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

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曰稽字典錄

連入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苛推財從  
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潔淨

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

惜殊其門戶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至公輔固

固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

少喪溫翻與斯同僚書曰美丁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

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

司徒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宗同憂國年七十卒

字元彌大歷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光祿徐陵

以列於今位見重如曰元卒大受零陵太守徐侯

未若於今見重如曰元卒大受零陵太守徐侯

平字伯陵先童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葛陵為

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卒皆為効力請平為

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與為盡力初平為

亡走為平事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平兩

其行義敦篤皆情過類也厚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吳書

雖在徒棄心不取國常憂入財以討以遼東海絕聽

人使來屬尚不足取去入財以討以遼東海絕聽

恐無徒欲諫不陵作表傳曰後呂岱將士至遼東於

白復徒蒼梧不陵作表傳曰後呂岱將士至遼東於

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直善於盡言國

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昔趙簡子稱諸

殊山	軀行	羸漁	辱白	黯盡	翻對	不有	液善	之山	北渚	之宿	曹雅	歎美	出崑	超遷	育對	翔對	博王	守昔	郡門	好奇	會翻	使兒	尚存	之周	
特陰	足則	化則	報色	心不	焉王	俊府	生俊	有金	浙江	下當	好博	貴邦	山珠	臨郡	曰往	也欽	景興	聞朱	下書	字凡	已終	子仕	舍也	舍也	
之鄭	厲俗	盜居	養海	敢喪	及遠	君笑	異是	木鳥	南陽	少陽	古寧	舊多	生南	思賢	過習	國賢	問士	佐太	所特	宦歸	宦歸	宦歸	宦歸	宦歸	
姿孝	自揚	居則	內致	喪及	遠笑	日地	忠臣	獸之	攸居	之位	識其	英徒	海遠	嘉善	昔初	思覩	於虞	守濮	達依	歸葬	歸葬	歸葬	歸葬	歸葬	
家亮	子讓	鄰感	哀單	其勢	略言	地勢	繼水	忠之	攸居	實東	人邪	以遠	方異	樂采	平未	覩盛	仲於	濮陽	依體	葬舊	葬舊	葬舊	葬舊	葬舊	
忠質	雲等	上侵	然身	近者	其勢	然矣	踵有	忠之	攸居	為漸	邪翻	遠於	域各	名俊	年有	日矣	鄭劉	正旦	類造	妻妻	妻妻	妻妻	妻妻	妻妻	
朝直	畏疆	書退	光著	野耳	往女	之者	子連	忠之	攸居	州巨	對曰	京畿	會含	香未	越耳	功玉	曹虞	且會	淵寧	識之	識之	識之	識之	識之	
宰縣	相國	所遺	粲然	夫懷	山怨	親之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董乎
相國	所遺	遺惠	故鍾	取離	養意	稟																			

君子之德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王

心功之宿疑才淵懿學究道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

傳之歸極交上刺史英三世死義主簿一郡讓宏

土情之封決曹掾盜賊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

功曹史餘姚督盜賊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

章安小吏黃命垂聲來世濟君於難揚州從事章

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濟君於難揚州從事章

世屯蹇忘家憂國辭疾不入納為世英彦尚書烏傷楊

喬桓帝妻以公主疾不入納為世英彦尚書烏傷楊

妾思以欽明神武策無失娥父溺江流是以天下義

兵碑紀炳然著顯王之三讓貴郡雖然矣紛紜於此足

之逸軌吳有太古伯越王翳讓若乃逃引於山之事及

節翻對曰故先言其越王翳讓若乃逃引於山之事及

越抗

非

致

節

抗

非

致

節

抗

非

致

節

抗

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日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  
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  
下遭漢中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  
明統大略淵懿純德則則侍御史少傅山陰翻偏將  
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則侍御史少傅山陰翻偏將軍  
作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則後令軍賀齊  
其文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則後令軍賀齊  
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  
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柳敦山陰祁素或一虞樊正  
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  
耳目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  
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  
又元劉五為吳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而治  
東部都尉後徙建四年陽朔元君上徙治鄞或有寇  
復徙會稽還治山陰自稱善是歲吳之太巳三至  
年積百二還治山陰自稱善是歲吳之太巳三至  
在丁丑育後仕朝常推刺占射文藝多通拜翻有十  
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拜翻有十

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

吳志卷十一 七 中華書局聚



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錄曰汜字

六父卒還鄉里孫胤廢幼主迎立瑗瑯王休休未至

唯而巳汜對曰明公為國百姓大處將相之位擅廢立

見所以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世也羣下搖蕩眾聽疑初

非所汜與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羣下不憚竟立休疑初

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

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族初終皆遠致為著聞忠乃

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京堅守

檢操外軍退弱內堅正有瞻幹仕晉歷秋稱譚清貞有

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會稽典錄曰

相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

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

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飯而己歎息也聳

黨並遵  
行  
焉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會稽典錄曰焉字子

晉軍來伐遣焉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焉先上

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  
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謝承後

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

歷三郡太守所在稱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

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

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

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

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

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

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  
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  
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  
績既有覽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  
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  
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  
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  
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

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績於

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温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

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

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  
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  
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  
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  
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

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  
許奉白姊妹嶮嶮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  
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善不嚴故士之有  
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  
誅魯人志其勇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  
酌前訓上開天聽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  
厲兩髦之節則皇風  
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温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  
爲孫權東曹掾卒温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  
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  
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  
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  
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  
明之拜議郎選曹尙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  
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  
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

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澣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

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  
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  
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  
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  
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  
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  
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爲軍  
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  
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吳錄曰彪

字仲虞廣陵人也

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

疏聞問往還卽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  
温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  
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

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温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尙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部以給廝吏嗚呼温也免罪爲

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  
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  
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  
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  
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  
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  
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  
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  
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  
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  
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  
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



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

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

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

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

典錄曰餘姚虞俊數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

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曰乃數俊之有先見亮初聞

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入於清

不獨太明善取惡張太温之廢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

古賢不既知之矣傷其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

於德不既以華傷其實既不能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

能無敗乎權蓋疾温冲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則反之

卓蹀冠羣煒曄以曜世哉文士傳曰温姊妹斯何異燎

有節行爲温事已嫁者日遂見錄奪其死吳朝嘉歎承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

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

弟忿爭天鼎沸羣賊並起陳與比界奸慝四布俊

豐稔後術軍眾饑困就俊求糧俊疾

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統母改適為華

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  
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  
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  
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  
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  
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  
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  
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  
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  
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  
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  
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

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  
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  
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  
世膺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  
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  
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  
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  
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  
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  
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  
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  
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

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不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

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



遊處

迪孫擘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

廣陵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

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

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

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尙書暨豔盛明

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

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

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

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

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

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

瑁拜議郎選曹尙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

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

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

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曩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

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  
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  
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  
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  
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吳錄  
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暉  
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暉弟玩字士瑤晉陽  
秋稱玩器量淹雅位  
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

有獅相之骨

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

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  
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  
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  
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

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繼斷絕漂沒著岸爲魏軍所獲  
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  
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  
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  
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  
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  
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  
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  
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  
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  
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  
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

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

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

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

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

憂雖立思子之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

宮無所復及矣

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

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

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

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

曠字也陸續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

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温

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



吾榮未對寶新中變以五變其悲夫

吳志卷十二之九

吳志卷十二考證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

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

咸以安寧注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

之○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

皆傳於世注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事因宋

本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為立法○立法

北宋本作立法

年七十卒注以遼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

妻子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

后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據

宋本作據

又注鄭莫候反主簿任光○各本俱訛鄭莫候臣

龍宮按鄭莫候反音茂縣名屬會稽卽今之寧波  
慈谿與此正合乃貿訛爲賀口訛爲日遂并莫候  
反而訛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  
三高未詳臣清植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上  
文所引越王翳鄞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  
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

討扶嚴病卒注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  
○勢宋本作將

汜弟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譚字思奧○北宋本譚作  
潭

曷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曷字子文○北宋本作世  
文

張温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廷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廷見太平御覽作

廷見

艷性狷厲○太平御覽作峭厲

納愚言於聖德○聖德疑作聖聽

陸瑁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臣

良裘按陸績傳云長子宏次子徽此作一男疑誤

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

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臣明楷按趙達傳注云

孤城鄭嫗能相人此云孤城嫗卽其人也疑脫一

鄭字但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爲菰城

也

吳志卷十二考證



吳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陸遜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頌

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

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

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

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

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

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

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

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

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  
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  
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  
英雄棊峙豺狼闖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  
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  
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  
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  
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  
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  
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邊除所過肅清還屯蕪  
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  
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  
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

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



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  
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  
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尙茲聞徐晃等步騎駐  
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  
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  
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  
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  
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不自託之  
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  
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  
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  
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  
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

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

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

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難可卒攻之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非小故也今但且下猶難盡克若不乘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

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

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  
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  
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  
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  
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  
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  
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  
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  
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竝  
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  
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  
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

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  
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  
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  
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  
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卽改封江陵  
侯又備旣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  
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不  
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  
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  
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  
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  
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命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  
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

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

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

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

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

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

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

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

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

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

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

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

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



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馮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  
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  
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  
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  
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  
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  
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  
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  
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  
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  
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  
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  
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

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  
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  
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  
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  
己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  
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  
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  
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  
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  
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  
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關敵  
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之以

爲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己既能張拓形勢使  
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爲復潛遣諸將  
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  
損魏徒使無事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  
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所生得皆  
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

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

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

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爲此無異殘

惠小仁何補大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

頤等竝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

夏太守遠式遠音錄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

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

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

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

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

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

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六年

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

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

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

竝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

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

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

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

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

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

統子名秀被遷門庭之謗眾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

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以事下遜遜議

曰國以民爲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  
瘠國疆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  
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  
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  
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  
鑒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  
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尙翼周內外之任君實  
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  
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  
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  
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

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  
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  
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  
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  
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  
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  
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  
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  
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  
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  
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  
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

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  
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  
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  
時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  
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  
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  
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  
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  
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  
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  
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  
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



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  
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  
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  
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  
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  
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  
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  
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  
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  
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

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闡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

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  
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  
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  
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  
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  
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  
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  
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  
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  
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  
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  
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

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祐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

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閒隙兵  
 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  
 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  
 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  
 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  
 常故得將士歡心晉陽秋曰抗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有疾  
於今漢晉春秋曰推羊祐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  
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  
吳獲晉人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  
以成相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抗未及服以君疾  
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  
境交和以詰國於抗臣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  
無傷也或以大國乎抗曰夫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  
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  
義聲久淪狙詐馳於智未有不憑略此以創功捨茲而獨

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  
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  
三觀其鼎足以服十物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而  
中國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均而無殘振武  
一以懼乎物未服若猶不廣而民懷匹夫況不可乎  
恢以大羅之略思五兵以則齊其民入均其施澤振  
戰乎弘表吳之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  
讓交弘自吳之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  
懷嚴敵之德昌人積棄己之善慮思所以固鎮定民  
寧外使彼奮其危靡加吾權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  
其折衝於枕席之上校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不以  
風兵之衝於枕席之上校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不以  
甲兵之衝於枕席之上校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不以  
懷體於我先日豈設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  
保疆一卒之闇服之而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  
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數以相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  
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而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  
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

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  
樓立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  
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圯族替  
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  
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  
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  
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  
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  
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  
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  
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  
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  
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  
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  
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  
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  
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  
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  
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  
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  
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  
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  
衆古之明鑒誠宜暨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  
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  
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



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防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

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  
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  
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  
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  
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  
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  
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  
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

母所育養及祖母亡  
景為之心喪三年  
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

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

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  
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

而奇之曰伐吳之後利在獲二雋遂為之延譽薦之  
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

即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  
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  
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

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

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  
 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梓  
 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  
 人驕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  
 死散穎過半初宦人孟致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  
 其短穎不能納致又從而毀之是役也致弟超亦領  
 眾配機不奉軍令穎以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  
 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致又構之於內穎  
 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眈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  
 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  
 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聞也誅  
 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  
 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  
 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  
 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  
 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  
 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志卷十三

吳志卷十三考證

陸遜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得務北宋本作但務

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艾布毛本作文布

此必有譎且觀之注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

沛交馳之憂○顛太平御覽作焱

備知其計不可○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才略宋本作方略

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注若不推算○推算宋本作

惟算

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臣明楷按

孫魴疑當作周魴周魴爲鄱陽太守齎牋七條以

誘曹休事詳周魴傳

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自

不元本作自非

夙夜戰懼不遑鑿寐○鑿寐元本作假寐

陸抗故得將士歡心注協數以相危○協數北宋本

作挾數

審刑罰以示勸沮○刑罰北宋本作刑賞

珍做宋版印

吳志卷十三考證

吳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拜  
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爲太  
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  
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  
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  
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  
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  
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  
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

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

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

范慎刁玄羊衛等音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

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

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

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

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

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陽人衛南陽人吳書

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

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

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中人咸怪之而蕃後曰英才卓越

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

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微則顧譚疑  
辨宏達言能釋葛恪則謝景究微則顧譚疑  
慎衛乃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  
而浮孝敬深而狹所皆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  
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人權遷都建業徵  
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  
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

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  
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  
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  
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  
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  
兼行到賴鄉自聞卽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  
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  
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穀饌過於禮制臣竊憂  
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  
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  
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  
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  
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



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

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

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

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

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

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

委離供養埋瘞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

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

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

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

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

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

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

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  
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  
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  
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  
之風羊衡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  
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  
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  
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  
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  
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  
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  
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  
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

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  
 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  
 澤嚴畷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  
 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  
 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  
 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  
 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  
 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  
 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  
 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  
 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  
 遣還郡諡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

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

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景者字叔

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

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

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

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

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

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

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

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

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

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

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

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

氣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

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

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郵將

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

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

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

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

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

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

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曰和

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

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

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傳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

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

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偽叛以  
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  
者凶事常憂勞潛恒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  
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  
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是  
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是  
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  
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  
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  
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  
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  
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寮侍宴言及  
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  
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  
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  
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

不再凡所患者其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  
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  
各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  
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  
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  
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潁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數焉  
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  
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  
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  
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  
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  
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  
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

歷年殷初基通語曰初宮室禮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

子國王上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承

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

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

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將軍呂岱外官僚將軍

大分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人立者安得不

亂於是將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

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

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

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

善但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

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

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

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

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

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



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

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

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

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

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

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

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

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

誅放者十數眾咸寃之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

孫弘等固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

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

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四月權

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  
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  
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  
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

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瑀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曰皓

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詰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

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

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歆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

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

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

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

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

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

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

殺以狀告皓皓配之母子皆死俊張承

外孫聰明辨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

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

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

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

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

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

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

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

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旣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尙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隅隅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

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  
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  
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  
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  
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  
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  
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  
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  
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  
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卽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士  
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  
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

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

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疆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旣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

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  
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  
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  
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  
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  
悽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  
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賤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  
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  
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  
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  
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江表傳  
載亮詔  
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爲庶人連有敕令獨不見原  
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  
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  
司奏可就拜爲侯

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



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

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

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三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

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

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

使男頭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

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

乞巧餘年皓不聽父子皆歛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

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

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

然增皓之惡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

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

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

橫遇飛禍矣

吳志卷十四

吳志卷十四考證

孫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宋本作辭疾不受

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注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太平御覽時機作知機

蔣脩虞翻志節分明○臣浩按下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青宮賓客虞翻未嘗廁跡宮僚且歿于交州已十餘年登疏胡爲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孫慮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卽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諸葛豐僞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字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

親拜送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

靈○曰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

孫霸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明楷按妃嬪傳

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創基壹爵士

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

自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當興監本訛作富興今改正

霸二子基壹○臣浩按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

為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此壹字

疑誤

吳志卷十四考證